

噩梦！掘金“新经济”却陷入“传销坑”

随着我国对传统“聚集式”传销模式打击力度加大,一些传销人员开始通过微信、QQ、陌陌等公共社交平台,引入网络金融创新、新经济模式等概念,开展更具欺骗性的传销活动。专家认为,新型网络传销传播速度快,涉及人员众多,涉案资金数额巨大且转移方便,发现和查处难度大,一旦形成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亟待建立预警机制加以防控。



网络金融传销凶猛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借助网络平台实施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迅速蔓延,已成为传销的主流模式。”浙江省经侦总队金融犯罪侦查支队负责人认为。

近日,腾讯安全反诈骗实验室发布的《腾讯 2017 年度传销态势感知白皮书》,详细分析了 2017 年传销发展态势及典型事件。白皮书指出,监测显示,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已累计发现涉嫌传销平台 3534 家,活跃参与人数 3176 万,其中 2017 年新出现的平台占比为 58%。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以无接触、网络化、地域分散化为特征的新型网络传销逐渐成为主流,其中金融投资理财类传销占比高达 30%,堪称网络传销的代名词。

“与传统的‘聚集式传销’相比,由于借助了互联网平台,网络传销犯罪呈现明显跨区域、人员多元化等特点。”警方介绍,网络传销不受地域限制,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发展对象更趋多元化。为扩大受众人群,增强诱惑力,线上的传销活动又结合“地推”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实施传销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犯罪分子通过传销的手段开展网络金融犯罪活动,复合型犯罪特征突

显。以‘股权投资’‘金融互助’等为幌子,最终实现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目的。”浙江省经侦总队市场犯罪侦查指导支队政委储伟正表示。

记者了解到,通过微信朋友圈、手机 QQ 群、语言聊天室、陌陌、公众号等进行传销,传销出现了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加具有欺骗性等新特点,被称为“微传销”。微传销活动的特点是发起灵活,参与人员隐蔽,资金转移方便,参与人员更加广泛,参与总金额更加巨大。如“金融互助”等微传销在国内达数百万人,有数百个传销平台,“金融互助”微传销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移动平台进行传播,一旦这些平台大面积出现问题,资金链就会断裂,引发金融风险。

假“新经济”之名

“很多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在注册地并不开展实际业务,当地政府还把他們当作纳税大户或新经济模式加以保护,这给警方调查取证造成了困扰。”一位基层经侦民警告诉记者。

诱以高昂的收入、低门槛会员巨幅优惠,以及拉入新人的巨额返利,这让更多的投资者深陷其中无法“破局”,短时间内难以发现网络金融传销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绝大多数金融传销是一种庞氏骗局,最终的结果是崩盘,颗粒无收。”一

位业内人士说。

由于金融传销参与者缺乏金融常识和金融风险教育,其之所以持续参与其中,是因为内心的贪婪,总以为自己不会成为最后的接盘者。但事实上,各类金融传销给社会造成了数千亿元公共财产损失,参与者不仅有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百姓,还不乏高收入的白领阶层、公务员甚至金融从业者。据悉,网络金融传销借助网络的力量,致使受害面更广,渗透深度更深,也更加难消灭。“金融互助”等一些微传销组织者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重新建立微传销平台实施诈骗。

此外,传销团伙利用互联网的虚拟性、跨地域性,把网络服务器架设在境外,境内安插代理人遥控指挥,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汇往境外,增加了执法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和打击的难度。

“值得关注的是,大量的非法集资犯罪在使用传销模式的同时,还给自己披上了类似众筹、共享经济、返利销售等‘新经济’外衣,并采取手段规避相关政策限制。不仅一般群众难以辨别,基层执法部门在遇到这一状况的时候也往往难以甄别。”一位基层经侦人员告诉记者。

比如最新出现的“虚拟币”传销模式。通过分层级、拉人头、赚奖励的方式,福建百川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周运煌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建立起“百川币”多级金字塔形传销活动王国,范围涉及 24 个省市区 90 余万会员,会员层级多达 253 层,涉案金额 21 亿元。事实上,各种虚假的“电子货币”都是传销封闭金字塔中参与者的自娱自乐,有人不停地加入,就是拿下家的钱发上家的工资,所谓的“虚拟币”只在这些会员中流通,出了这个圈子没有任何用处。

伤及金融创新

业内人士指出,金融传销

允诺的高回报行为,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既扰乱了金融市场的良性秩序,也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传销特别是涉金融类传销的危害突显。”浙江省经侦总队市场犯罪侦查指导支队支队长周一磊认为。

“金融互助”等微传销的本质是传销,但其承诺的高收益甚至天价收益,违背了金融本质和金融发展规律。金融的本质是资金融通,其支点是信用,而信任是基于信息的对称。“金融互助”等微传销的运行不透明,完全被组织者把控,信息不对称。创始人和组织者往往利用投资者的贪婪、短视、从众等弱点,许以高收益,并打着无风险、高获利的口号,营造饥饿营销氛围,让投资者丧失了警惕,盲目跟风,进行大量投资,从而实现短期套利,然后抽身而退。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手段,网络传销的参与人员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涉及金额动辄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元人民币。一旦这些平台大面积出现问题,资金链就会断裂,引发金融风险,而互联网金融风险相互串联、相互叠加,有可能成为风险混合的新纽带,引发风险集中爆发,严重的社会会引发一定规模的金融危机。

如杭州龙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定方等人集资诈骗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定方曾因组织领导传销被刑事处罚,其在集资过程中招募部分传销前科人员,将“拉人头”、高额推介费等传销手段移植并融合到非法集资当中,实现了快速扩张。该公司通过虚假宣传投资资金由银行监管,鼓吹企业上市等背景,以所谓的“众筹模式”招揽客户。不到一年时间,该公司就发展投资人 24 万余名,涉及全国 33 个省级行政区,涉案金额 156 亿余元,损失金额 57 亿余元。

业内人士认为,网络金融传销组织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信誉,扰乱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阻碍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步伐。

“疯狂洗脑”噩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网络传销过程中,传销组织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洗脑”,对参与者实现了精神控制,使参与者沉湎于发财的梦幻中不能自拔。

“不少非法集资犯罪不仅融合互联网技术实现跨区域发展,而且有大量传销前科人员参与激励机制和营销方案设计。警方侦办的多起非法集资案件均呈现这一特点。”杭州市经侦支队负责人介绍,“不仅更具欺骗性,对参与者洗脑的力度也更大。”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的刘女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反映,其丈夫张先生参加一家名为天津蓝天格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传销组织后,就完全被洗脑了,先后投资 1000 多万元,频繁参与蓝天格锐团队组织的各种会议、活动,完全放弃了自己以往的生意,还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参与投资。

“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洗脑了,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整天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投资活动,家都不回了,连他母亲去世都没回家。”刘女士说,“我们家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

“传销人员被洗脑后,往往认为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合法行为,因此驱而不散、遣而不返,经常出现公安机关将参与人员遣返,民警还没有回来,传销人员已经返回。”储伟正表示。

广东 40 多所高校 448 名大学生被一家名为“指路人”的公司培训“洗脑”,诱导他们签下分期付款的借贷合同,陷入债务泥沼。这么多大学生之所以上当受骗,主要是因为参加了该公司所谓的全封闭“职业培训”,一些学生近期报案时讲起被公司“挖痛”的过程,仍然痛哭流涕,像做了一场噩梦。

/ 新华社

旧躯壳里装入新内涵

“微更新”助上海老楼焕发生机

一幢无人问津的老楼,如今却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北京西路上的时尚地标,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的演出地。一座居民区的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了时髦的联合办公场所,一群年轻人、一批创业公司入驻其中。老建筑的旧躯壳里装进了新内涵,“微更新”让上海不忘过去,也面向未来。

“这座老楼之前已经被周边居民遗忘了。”据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马晨骋介绍,老楼原本是电力公司的办公楼,水电都没通,可谓是一幢彻头彻尾的“弃楼”。虽然和热闹的南京西路、北京西路一墙之隔,10 多年来却没人注意过它。

马晨骋用了 2 年时间才找到这处合适的老楼,然后用 1 年

的时间进行改造,包括加固、结构改造、戏剧空间的分隔、办公和商业空间分隔等等。

“有趣的是,这幢老楼每一层的层高都不同,不像现在楼房这么规整。改建过程中,我们把层高融入戏剧场景中去,甚至还额外增加了三部楼梯,有的从一楼直接到五楼,有的从二楼到三楼,以至于观众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几层。我们想通过这种空间改造带来一种梦幻感。”马晨骋说。

虽是清明节的晚上,位于黄浦区制造局路 833 弄的一座四层办公楼里,仍有几间办公室亮着灯,三三两两的人正埋头工作。

不同于普通的办公楼,这座办公楼由旧厂房改建,并且嵌入在居住区中。办公楼以联合办公

的形式出租工位,入驻企业多是在创业阶段,不少是互联网公司、设计公司。

办公楼周边都是居民楼,位置也相对偏远,不过这些在刘晓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晓所在的设计公司位于这座办公楼的二层,一共就 6 个人。“公司距闹市远一点,租金也会相对便宜,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不好,还可避开交通拥堵。”

许杰所在的公司也才 5 个员工,主要为一些咖啡店提供菜单、运营方案和原料供给。“联合办公情况下,第三方为我们提供前台、茶水间、会议室预订服务,很省心。”

这座办公楼的运营方是米域,一家专门做老建筑空间改造的公司。据其创始人冯印陶介

绍,这里之前是一处废弃的铆钉厂,“采光特别差,保暖效果也不好。这也是老建筑的一个通病,在舒适度、功能上都不太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米域用了半年时间对这个厂房进行改造,屋顶新开一个穹顶,把 2、3、4 层的楼板打穿,中庭新建一个直通顶层的旋转弧形楼梯。

类似的老建筑改造项目在上海还有不少。“我们将通过整体改造,构筑开放空间,让这些工业遗存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市民阅读城市历史、享受城市文化的新地标。”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许健说。

但冯印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现在关于旧建筑改造并没有齐备的具体规范。比如我们新

做了一个采光方案,能不能获批不确定性很大,因为无据可依。另外,旧建筑改造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是不是要和新建建筑标准有所区分?”

“上海很多工业厂房都属国有企业所有,他们愿不愿意改造也是个问题。因为老建筑改造还是新事物,不论是这些物业持有方,还是相关部门,态度都比较谨慎。”马晨骋说。

老建筑改造,还是要找到可以让物业持有方、改造运营方都接受的模式。《“不眠之夜”》运行以来,老楼周边区域的租金涨了不少,店铺都更新了一遍,其实也就意味着这块区域的商业价值提升很多,物业持有方肯定乐见其成。”马晨骋补充道。

/ 新华社